



游客和居民视角下的乡村景观评价研究

——以浙江省丽水市山下阳村为例

章晶晶, 江俊浩, 胡 广

(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 乡村景观是吸引游客开展乡村旅游活动的重要驱动因素, 游客和居民都是乡村景观的直接感知者和受益者, 然而, 由于两类人群的立场不同, 对乡村景观评价结论并不相同。研究以丽水市山下阳村为例, 结合焦点组访谈和专家咨询法提取乡村景观评价的相关指标, 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游客和居民的乡村景观感知和绩效评价数据, 用重要性-绩效复合分析方法对这两类人群在乡村景观重要性识别和满意度评价中的差异、形成机理和改进策略进行探析。研究发现, 乡村景观重要性评价中, 两组人群在民俗风情和宗祠建筑 2 项指标差异较大, 在满意度评价中, 宗祠建筑、历史古迹、果园景观、农田景观和村落格局 5 项指标存在较大分歧, 在改进策略上则有农田景观、民居建筑、宗祠建筑、历史古迹、农耕文化和民俗风情 6 项指标发生冲突。研究证实了乡村景观保护与开发中引入游客和居民双视角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并客观地提出各个指标在乡村景观高质量发展中的改进策略并在比较结果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了乡村景观的改进策略。

关键词: 乡村景观; 景观评价; 游客; 居民; 重要性-绩效复合分析; 山下阳村

中图分类号: TU982.29; F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22) 03-0247-09

Research on rural landscape eval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ts and residents: A case study of Shanxiayang Village, Lishui City, Zhejiang Province

ZHANG Jingjing, JIANG Junhao, HU Guang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Rural landscape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actor that attracts tourists to carry out rural tourism activities. Both tourists and residents are direct percipients and beneficiaries of rural landscape.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t standpoints of the two groups, the evaluation conclusions of rural landscape are different. Taking Shanxiayang Village in Lishui City as an example, relevant indicators of rural landscape evaluation were extracted by means of focus group interview and expert consultation, the rural landscape perception of tourists and residents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data were collected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 differences,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improvement strategy for these two groups in rural landscape importance identification and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IPA analysis method. The study has found that for two groups of people in the rural landscape importance

收稿日期: 2021-08-24 网络出版日期: 2021-11-09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9NDJC231YB)

作者简介: 章晶晶(1983—), 女, 杭州人, 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乡村旅游与旅游地理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 江俊浩, E-mail: aaron-11@163.com

evaluation,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indicators of folk customs and the ancestral architecture. In the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the difference is considerably greater among five indicators of ancestral architecture, historic sites, orchard landscape, farmland landscape and village layout. In terms of improvement strategy, the two groups had conflicts in six indicators, including farmland landscape, residential architecture, ancestral architecture, historic sites, farming culture and folk customs. The study has confirme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comparativ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ts and residents in rural landscap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Moreover, the improvement strategy of each indicator is proposed for rural landscap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results, the rural landscape improvement strategy is put forward.

Key words: rural landscape; landscape evaluation; tourists; residents;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 Shanxiayang Village

0 引言

乡村景观是指城市景观以外的,具有人类聚居及相关行为的景观空间,一般可分为聚落景观、经济景观、文化景观和自然环境景观等^[1-2]。乡村景观是乡村旅游的载体和核心吸引物^[2]。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新农村建设和旅游业的深入发展,在促进农村生产生活的改善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生态环境污染、传统风貌丧失、景观同质化、文化趋同化等问题。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乡村景观研究展现出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重要价值,引起了地理学、生态学、建筑学、管理学等不同领域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3]。国内外学者对乡村景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景观的分类与价值^[2, 4-6]、乡村景观规划设计^[7-9]、乡村景观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旅游等方面^[10]。在现有的乡村景观评价研究中,研究人员多采用构建评价体系,通过筛选评价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美景度评价法、问卷调查法、灰色关联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乡村景观进行整体景观质量评价^[11-16]。从研究视角来看,国内外对于乡村景观评价研究大都集中于游客角度^[17-20],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感知区别及影响机制有待探究。

基于此,本文以丽水市松阳县古市镇山下阳村为研究对象,选取乡村景观评价指标,以游客和居民两大关键利益相关者对乡村景观的评价为切入点,运用重要性-绩效复合分析(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方法探究两类人群在乡村景观重要性识别和满意度评价中的差异、形成机理和改进策略,以期能为乡村旅游目的地景观保护与和谐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设计与案例概况

1.1 理论假设

游客和居民是乡村景观的主要感知对象,但是两者对乡村景观评价的立场和结论不同。游客对景观的偏好和良好感知是旅游吸引力形成的强大推力,对旅游决策有很大影响^[21]。在旅游行为发生之前,游客对于想要参观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在景观、建筑、文化等方面会有一个概念图式,其中有一些是他们认为最能代表乡村景观特性的因素,如山环水绕的自然环境、阡陌交错的农田、古朴平实的聚落、乡土气息浓郁且地域特色突出的文化景观等。让游客在参观前对这些因素进行重要性评价,参观完成后再对它们进行绩效评价,针对这两者差异提出乡村景观改进措施,那么对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将更具针对性。居民是乡村景观资源的拥有者,也是旅游开发的获益者,他们长期生活在当地,经历了乡村的发展和变迁,尤其是近年来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的巨大变化,对乡村景观特征指标在重要性和满意度方面也形成了有别于游客的独特见解。考虑居民的感知和评价,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推动乡村景观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本文围绕乡村景观选取评价指标,让居民和游客就这些指标的重要性和实绩表现评价,比较两组人群对乡村景观的评价和改进策略,以期能为乡村景观保护与开发提供一套可供参考的评价模型。

1.2 研究方法

IPA方法由Martilla和James在1977年提出^[22],一般通过调查问卷收集观测变量的重要性和满意度数据,然后以重要性为横轴,满意度为纵轴,以两者的平均值作为交叉点构建二维四象限图,再将各观测变量依据重要性和满意度逐一定位,并进

行分析和解释。处于第Ⅰ象限的是“表现良好”要素,重要性和实绩表现值均大于平均值,需要继续保持;处于第Ⅱ象限的为“额外资源”要素,重要性低于平均值,但满意度获得受访者赞同,对策建议为顺其自然;处于第Ⅲ象限的要素,其重要性和满意度均低于总平均值,为“次要考虑”要素,一般不做重点开发;处于第Ⅳ象限的要素重要性高于总平均值,满意度却低于总平均值,对这些要素进行重点改进能有效提升受访者感知评价和满意度。IPA方法简单易行,结论直观明了,提出的措施客观实用且针对性强,在旅游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22-26]。

1.3 案例概况

山下阳村位于丽水市松阳县古市镇,周边自然环境优美,有着“集中连片”“阡陌纵横”的传统农田景观格局。山下阳村在选址、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深受风水学影响。村内历史街巷肌理关系清晰可辨,街巷尺度、密度和节点基本保持原状。村内建筑是典型的浙西南乡土民居风格,建筑遗存丰富,包括新、旧宗祠2处、社庙1处,牌坊1处,夫人庙建筑遗址1处,形制完整的民居院落120余座,砖雕、石雕、木雕、彩绘等建筑装饰大量保留。村内散布着多处石水井、石水缸、石槽、石桥等历史悠久并沿用至今的设施。近年来,山下阳村对村内道路、绿化、溪流、建筑、庭院等进行系统整治,村容村貌有了明显提升,正逐渐发展成集田园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本文选择山下阳村为研究对象,有以下三点原因:山下阳村历史悠久,自然、建筑与人文景观均保存良好,先后获得“浙江省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等荣誉,适合开展全方位的乡村景观评价;近年来,山下阳村旅游事业快步发展,旅游人数逐年递增,但仍有较多居民居住于此,为本文获取游客和居民的景观偏好数据提供了便利;此外,该村交通便捷,有利于开展实地调研。

2 指标体系与数据收集

2.1 指标体系

本文通过以下步骤获取乡村景观评价指标集。首先,在中外相关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结合案例特点,总结与乡村景观相关的因素,约40项^[17-19,21,26-27]。其次,开展焦点组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在案例地旅游的游客、当地居民、景区开发者和管理人员,共25人。运用头脑风暴法,要求他们在思路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尽可能全面地列出乡村景观特征因素。内容分析显示有19个关键词被反复提及:建筑(24次)、古迹(23次)、民俗(22次)、民居(20次)、农田(20次)、节庆(16次)、聚落(13次)、景观(12次)、水体(12次)、宗祠(11次)、绿化(10次)、历史(8次)、街巷(6次)、果园(4次)、山体(4次)、生活(4次)、古道(4次)、古石桥(3次)、家畜(2次)。最后,对访谈结果进行整理和归纳,剔除重复项目,以问卷方式开展专家意见咨询,19个预选指标被修正为13个,乡村景观评价指标集结果见表1。

表 1 乡村景观评价指标集

| 序号 | 影响指标 | 指标说明 |
|-----|------|---|
| X1 | 农田景观 | 田园及附属的水塘、溪流 |
| X2 | 果园景观 | 果园、设施棚等 |
| X3 | 家畜养殖 | 家畜养殖景观,如牛栏、猪舍等 |
| X4 | 区域环境 | 村落周边的山川、水体、植被、空气等 |
| X5 | 村内绿化 | 村落内道路、公园、墙面等景观和卫生状况 |
| X6 | 民居建筑 | 传统民居建筑(群)的造型、结构、材料、装修装饰(木雕、石雕、砖雕、彩画、铺地、门窗隔断)及宅院空间 |
| X7 | 宗祠建筑 | 寺庙、宗祠、牌坊等宗祠空间及其结构布局、礼制形式、建筑风格等 |
| X8 | 街巷系统 | 系统完整、街巷尺度、密度、铺装、节点等 |
| X9 | 村落格局 | 村落选址、平面布局形态和空间立体形态的特色和完整性、新旧聚落的协调 |
| X10 | 历史古迹 | 反映地方历史文化的遗迹、设施、生产生活工具等 |
| X11 | 农耕文化 | 农耕机械、农事生产、农耕经验等 |
| X12 | 民俗风情 | 乡居民俗文化(如婚丧、节庆、祭祀、礼仪、曲艺等),道德观念、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审美观念 |
| X13 | 生活方式 | 饮食、服饰、语言、人际交往、业余生活等日常生活方式,生活节奏 |

2.2 数据来源

2.2.1 问卷设计

为获得不同利益群体乡村景观评价的横向比较,本文针对游客和居民分别开展问卷调查。问卷

第一部分是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学特征,两套问卷仅在这一部分存在差异;第二部分是受访者对乡村景观评价指标的重要性评价,第三部分是对乡村景观评价指标的实绩评价。第二、三部分是基

于IPA工具设计的,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方法,题项构成根据表1的乡村景观评价指标集。

2.2.2 数据收集

2019年6—8月,采用随机抽样、现场回收的方式开展问卷调查,游客组和居民组各发放问卷300份,回收得到游客组有效问卷289份,居民组276份,有效率分别为96.3%和92.0%,较好地符合了数据统计分析的条件。

通过对289份游客的有效问卷统计可知:到访

山下阳村的游客男性(52.2%),略高于女性(47.8%);年龄大多集中在41~60和26~40岁,累计占比62.3%,可见中老年游客占大多数;受教育程度整体较高,学历集中在大专及本科,占比85.8%;企业职工(28.0%)、公务员、教师、医生(21.8%)和退休(主要体现在其他中20.4%)是主要的游客群体类型;收入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其中月收入5001~7000元者占41.9%,3001~5000元者占27.7%(见表2)。

表2 被调查游客的基本特征

| 项目 | 项目特征 | 频数 | 比率/% | 项目 | 项目特征 | 频数 | 比率/% |
|-------|--------|-----|------|---------|-----------|-----|------|
| 性别 | 男 | 151 | 52.2 | 职业 | 公务员、教师、医生 | 63 | 21.8 |
| | 女 | 138 | 47.8 | | 经理 | 19 | 6.6 |
| 年龄/岁 | <18 | 12 | 4.1 | | 职工 | 81 | 28.0 |
| | 18~25 | 56 | 19.4 | | 自由职业 | 21 | 7.3 |
| | 26~40 | 86 | 29.8 | | 学生 | 46 | 15.9 |
| | 41~60 | 94 | 32.5 | | 其他 | 59 | 20.4 |
| | ≥60 | 41 | 14.2 | 人均月收入/元 | <3000 | 63 | 21.8 |
| | 高中及以下 | 16 | 5.5 | | 3001~5000 | 80 | 27.7 |
| 受教育程度 | 大专及本科 | 248 | 85.8 | | 5001~7000 | 121 | 41.9 |
| | 研究生及以上 | 25 | 8.7 | | >7000 | 25 | 8.7 |

本文获取了276份居民的有效问卷,涉及237户,276人,占山下阳村总户数与总人数的54.9%和23.6%,被调查居民的基本特征见表3。据表3,男性占48.2%,女性占51.8%;年龄结构方面,60岁以上占比最高,为28.3%,其次为41~60岁,为26.8%,有一定的老龄化趋势,与山下阳村居民年龄层次基本吻合;受教育程度方面,本科占

比最高,达到35.5%,其次为大专;人均收入集中在2001~3000元,达47.3%,居住时长方面,超过三分之二的被调查对象在山下阳村生活居住超过20年(见表3)。整体而言,居民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也符合山下阳村居民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特征,这为研究居民偏好奠定了良好的条件。

表3 被调查居民的基本特征

| 项目 | 项目特征 | 频数 | 比率/% | 项目 | 项目特征 | 频数 | 比率/% |
|-------|--------|-----|------|---------|----------------|-----|------|
| 性别 | 男 | 133 | 48.2 | 人均月收入/元 | <1000 | 20 | 7.2 |
| | 女 | 143 | 51.8 | | 1001~2000 | 43 | 15.6 |
| 年龄/岁 | <18 | 20 | 7.2 | | 2001~3000 | 131 | 47.5 |
| | 18~25 | 43 | 15.6 | | ~3000 | 82 | 29.7 |
| | 26~40 | 61 | 22.1 | 居住时长/年 | <10 | 24 | 8.7 |
| | 41~60 | 74 | 26.8 | | 10~20 | 67 | 24.3 |
| | ≥60 | 78 | 28.3 | | >20 | 185 | 67.0 |
| 受教育程度 | 高中及以下 | 147 | 53.3 | 与旅游业关系 | 本人从事旅游相关行业 | 29 | 10.5 |
| | 大专及本科 | 118 | 42.7 | | 亲戚或者朋友从事旅游相关行业 | 71 | 25.7 |
| | 研究生及以上 | 11 | 4.0 | | 其他 | 176 | 63.8 |

随后,采用Cronbach's系数 α 对样本进行信度检验,游客组重要性量表 α 值为0.893,满意度量表 α 值为0.843;居民组重要性量表 α 值为0.901,满意度量表 α 值为0.883,问卷内部一致性良好,可靠性较高。效度分析结果,游客组、居民组的重要性量表和满意度量表之间相关系数 $r=0.857$ 和 0.842 , p 值均 <0.001 ,量表结构效度也

较高。

2.2.3 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频数、平均数和标准偏差等描述性分析来分析两类人群对13项乡村景观评价指标的重要性和满意度评价结果,探讨区别及其形成机理,并将结果映射到IPA图表中比较两类人群的乡村景观改进策略。

3 研究结果

3.1 游客和居民的乡村景观重要性评价比较

本文首先对游客和居民的乡村景观重要性评价结果进行了比较,对比结果见表 4。

游客组对乡村景观评价指标的重要性感知得分

在 3.65 到 4.20 之间,均值为 3.95,居民组得分在 3.72 到 4.22 之间,均值为 3.99,两组人群对这 13 项评价指标的重要性感知度均较高,接近“重要”(4 分)水平,居民组的得分略高于游客组。各影响指标的标准偏差皆小于 1.2,表明在意见和态度上的偏差较小。

表 4 游客和居民的乡村景观重要性评价

| 编码 | 影响指标 | 游客组 | | | 居民组 | | |
|-----|------|------|----|-------|------|----|-------|
| | | 均值 | 排序 | 标准差 | 均值 | 排序 | 标准差 |
| X1 | 农田景观 | 4.12 | 3 | 0.985 | 4.05 | 6 | 1.173 |
| X2 | 果园景观 | 3.82 | 11 | 1.185 | 3.81 | 11 | 1.171 |
| X3 | 家畜养殖 | 3.65 | 13 | 1.153 | 3.72 | 13 | 1.102 |
| X4 | 区域环境 | 3.88 | 9 | 1.071 | 3.90 | 9 | 1.037 |
| X5 | 村内绿化 | 3.86 | 10 | 1.146 | 3.97 | 7 | 1.145 |
| X6 | 民居建筑 | 3.99 | 6 | 1.068 | 4.13 | 4 | 1.195 |
| X7 | 宗祠建筑 | 3.90 | 8 | 1.198 | 4.19 | 2 | 1.077 |
| X8 | 传统街巷 | 4.05 | 5 | 1.162 | 4.10 | 5 | 1.082 |
| X9 | 村落格局 | 4.15 | 2 | 1.114 | 4.22 | 1 | 1.137 |
| X10 | 历史古迹 | 4.08 | 4 | 1.138 | 4.17 | 3 | 1.115 |
| X11 | 农耕文化 | 3.96 | 7 | 1.083 | 3.83 | 10 | 1.064 |
| X12 | 民俗风情 | 4.20 | 1 | 1.152 | 3.95 | 8 | 1.143 |
| X13 | 生活方式 | 3.70 | 12 | 1.106 | 3.79 | 12 | 1.079 |
| 总均值 | | 3.95 | | | 3.99 | | |

注:各项指标的重要性评价是基于李克特五级量表设定:1 表示非常不重要,2 表示不重要,3 表示一般,4 表示重要,5 表示非常重要。

13 项指标中,游客组有 7 项指标得分高于平均值,按照得分高低依次为民俗风情、村落格局、农田景观、历史古迹、传统街巷、民居建筑和农耕文化,居民组有 6 项,依次为村落格局、宗祠建筑、历史古迹、民居建筑、传统街巷和农田景观。文化程度的提高和旅游需求的转变,使游客和居民都对乡村景观中的人文因素和历史文化因素产生更多偏爱。农田景观也是两组人群认可度都较高的乡村景观特征因素,稻田、油菜花、水车、稻草人……都是乡村中显著区别于城市的元素,具有强烈的可识别性;对居民而言,农田不仅是重要的生产载体,也是与自然和谐共处、天人合一的原真文化体现,是乡村景观必不可少的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有 2 项指标在两组受访者中重要性感知差异较大。一是“民俗风情”(游客组为 4.20、居民组为 3.95),乡村民俗风情一般包括民俗文化、风土人情、宗教信仰、道德审美、农耕文化等内容,对游客有很强的吸引力。然而,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传统的农业技术如耕作、榨油、采摘等正逐渐消失,传统农业工具也正被现代化工具取代。此外,商业化程度加深,对现代生活的需求,使得居民

作为“民俗风情”这一景观的提供者也有了不一样的看法。二是“宗祠建筑”(游客组为 3.79、居民组为 4.13),村落中的祠堂、古庙等空间是举行先祖祭祀,婚丧嫁娶、年节演戏和公共聚会等重要活动的场所,土生土长的居民具有较高的文化认同感,然而许多村落的宗祠空间在历史变迁中衰败湮没,有的仅存一个缺少内涵的建筑躯壳,有的甚至已无法找到实体踪迹,这种旅游经历降低了游客对宗祠建筑的“期待性幻想”。

两组人群中,重要性排名相对靠后的指标均为果园景观、家畜养殖和生活方式,显示出较高的一致性。

3.2 游客和居民的乡村景观满意度评价比较

其次,本文对游客和居民的乡村景观满意度评价进行了比较,结果见表 5。

由表 5 可知,游客对乡村景观各项指标的满意度得分在 3.48 到 3.96 之间,均值为 3.65,居民组得分在 3.60 到 3.99 之间,均值为 3.79,居民组的得分高于游客组,但均低于“满意”(4 分)水平。

13 项评价指标中,游客组有 4 项指标的满意度高于平均,按分值从高到低依次为:村内绿化、传统

表 5 游客和居民的乡村景观满意度评价与|I-P|值对比

| 编码 | 影响指标 | 游客组满意度 | | | | 居民组满意度 | | | |
|-----|------|--------|----|-------|-------|--------|----|-------|------|
| | | 均值 | 排序 | 标准差 | I-P | 均值 | 排序 | 标准差 | I-P |
| X1 | 农田景观 | 3.61 | 7 | 1.167 | 0.51 | 3.83 | 5 | 1.114 | 0.22 |
| X2 | 果园景观 | 3.52 | 11 | 1.112 | 0.30 | 3.75 | 9 | 1.064 | 0.06 |
| X3 | 家畜养殖 | 3.48 | 13 | 1.178 | 0.17 | 3.59 | 13 | 1.093 | 0.13 |
| X4 | 区域环境 | 3.85 | 3 | 1.136 | 0.03 | 3.87 | 4 | 1.143 | 0.03 |
| X5 | 村内绿化 | 3.96 | 1 | 1.158 | —0.10 | 3.93 | 1 | 1.127 | 0.04 |
| X6 | 民居建筑 | 3.70 | 4 | 1.126 | 0.29 | 3.73 | 10 | 1.253 | 0.40 |
| X7 | 宗祠建筑 | 3.50 | 12 | 1.143 | 0.40 | 3.90 | 3 | 1.089 | 0.29 |
| X8 | 传统街巷 | 3.89 | 2 | 1.074 | 0.16 | 3.80 | 6 | 1.144 | 0.30 |
| X9 | 村落格局 | 3.57 | 9 | 1.131 | 0.58 | 3.77 | 8 | 1.135 | 0.45 |
| X10 | 历史古迹 | 3.62 | 6 | 1.170 | 0.46 | 3.92 | 2 | 1.107 | 0.25 |
| X11 | 农耕文化 | 3.60 | 8 | 1.049 | 0.36 | 3.70 | 12 | 1.167 | 0.13 |
| X12 | 民俗风情 | 3.64 | 5 | 1.152 | 0.56 | 3.78 | 7 | 1.103 | 0.17 |
| X13 | 生活方式 | 3.55 | 10 | 1.088 | 0.15 | 3.72 | 11 | 1.084 | 0.07 |
| 总均值 | | 3.65 | | | | 3.79 | | | |

注:各项特征的满意度评价是基于李克特五级量表设定:1表示非常不满意,2表示不满意,3表示一般,4表示满意,5表示非常满意。

街巷、区域环境和民居建筑;居民组有 5 项:村内绿化、历史古迹、宗祠建筑区域环境和传统街巷。两组人群都给了“村内绿化”较高的绩效分,随着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美丽庭院等政策的落实和建设,各地村落面貌焕然一新,“推窗见绿,抬头赏景,起步闻香”成为乡村真实写照;很多景观是居民亲手参与打造的,因而也得到了居民的普遍认同。满意度得分较低的指标($P<3.60$),游客组有 5 项:村落格局、生活方式、果园景观、宗祠建筑和家畜养殖,居民组仅有家畜养殖 1 项。

研究发现,游客组对乡村景观重要性感知得分 I 和满意度评价得分 P 的均值差在 -0.10 到 0.58 之间,居民组在 0.01 到 0.45 之间。除了游客组的“村内绿化”外,其余指标均值差均为正数,表明就整体而言,满意度的均值低于重要性均值,乡村景观的观赏性和体验性未能满足受访者期望。

游客组均值差最突出的是村落格局($|I-P|=0.58$),其次是民俗风情($|I-P|=0.56$)、农田景观($|I-P|=0.51$)和历史古迹($|I-P|=0.46$),居民组是村落格局($|I-P|=0.45$)和民居建筑($|I-P|=0.40$)。结合重要性评价来看,村落格局、宗祠建筑、历史古迹、民居建筑、传统街巷成为受访者最为重视的特征,但除传统街巷外都成为了他们对乡村景观不满意态度的来源,结合现场调研,主要是由于解说系统的缺失,游客的旅游感知比较肤浅,深层次文化需求和旅游体验无法满足,导致乡村景观的科学教育功能无法得到发挥。

从游客和居民的 $|I-P|$ 比较来看,差异最大的是民俗风情($P=0.39$),即游客在旅游前后的体验落差大大高于村民的感知差异,虽然山下阳村仍保留着浓重的宗族文化、完整的祭祀礼制和不少延续至今的风俗节庆、民间传说和农谚,当地居民固然对这些了然于心,但旅游开发时未能加以显化地利用,导致游客走过路过错过。农田景观和果园景观是差异值排名第 2 和第 3 位的指标,田园景观的美学质量受到农作物面积、色彩与结构、可视距离、空间感知距离以及季相变化的影响,无法保证时时处处的美观,而居民对这一客观现象的容忍度要高许多。

3.3 游客和居民的乡村景观改进策略比较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重要性为 X 轴,满意度为 Y 轴,将游客组和居民组的重要性和满意度评价结果标注到 IPA 图中开展比较分析。游客组 13 项影响指标的重要性总平均值为 3.95 ,满意度总平均值为 3.65 ,因此,IPA 方格图的垂直交点在 $I=3.95$ 、 $P=3.65$ 上,各指标用“·”标注在坐标中,见图 1(a)。同理,居民组 IPA 方格图的垂直交点在 $I=3.99$ 、 $P=3.78$ 上,见图 1(b)。

游客和居民对乡村景观的改进策略在部分指标上达成了共识,如需要顺其自然的指标有区域环境和村内绿化;次要考虑的有果园景观、家畜养殖和生活方式;继续保持的指标是传统街巷;共同认为需重点改进的指标是村落格局。这些指标的改进策略是明确的,只要遵循游客和居民的共同意愿就能够实现两者对乡村景观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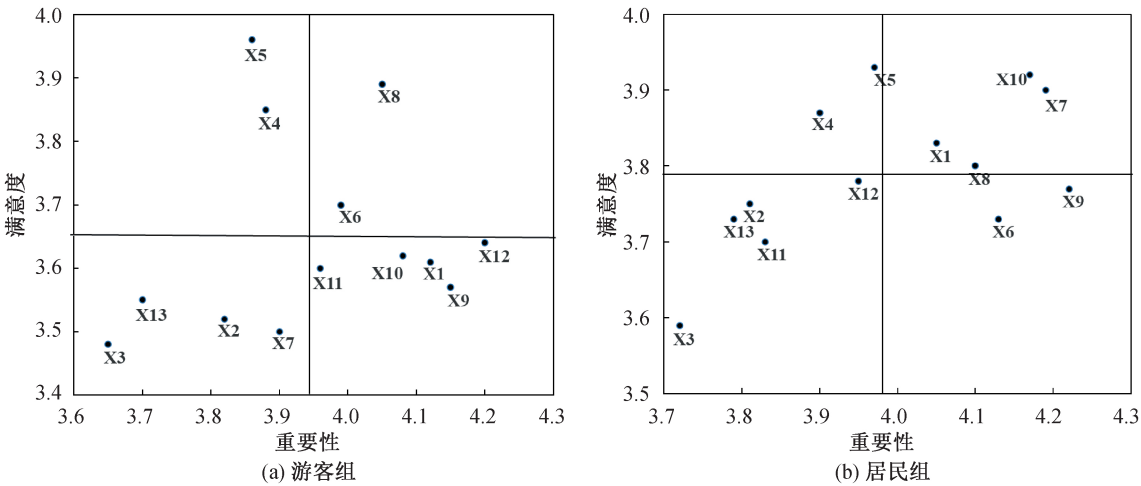


图 1 两组人群重要性-满意度 IPA 象限图

然而,对于游客和居民在改进策略上发生冲突的指标需要另行讨论。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市场导向原则,游客对旅游景区的发展路径最具话语权^[28],乡村旅游要健康高质量发展,居民要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必须重点满足游客的利益诉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居民对乡村景观的认知和态度不重要,居民是乡村景观资源的拥有者和展现者,在旅游决策也应占据重要地位。 $|I-P|$ 表示对某一指标的期望值与表现值之间的差异,值越大,表示景观的真实表现距离预期越大,越无法满足需求,改进的要求也就越迫切,反之亦然。基于此,本文以 $I-P$ (即感知差异)绝对值作为参考,

当某项指标的游客 $|I-P| >$ 居民 $|I-P|$ 时,优先考虑游客利益的满足,即以游客的改进策略为最终策略;反之,当游客 $|I-P| <$ 居民 $|I-P|$ 时,优先考虑居民利益的满足,即以居民的改进策略为最终策略。由图 2,游客和居民在农田景观、民居建筑、宗祠建筑、历史古迹、农耕文化和民俗风情这 6 项指标的改进措施中立场不一致,其中民居建筑的居民 $|I-P|$ 值为 0.40,游客 $|I-P|$ 值为 0.29,因此最终策略为参考居民的改进策略,即重点改进,而其余 5 项指标的游客 $|I-P|$ 均大于居民 $|I-P|$,改进策略以游客组为优先,下一步需要调整居民的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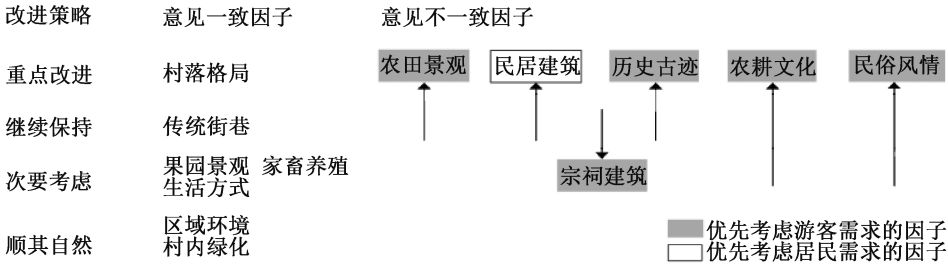


图 2 游客和居民的乡村景观改进策略对比

4 结 语

4.1 结 论

本文证实了乡村景观评价研究中引入游客和居民双视角的必要性。游客和居民是乡村景观的主要受众,但在景观评价和改进策略上存在差异。两种人群在乡村景观重要性评价中民俗风情和宗祠建筑 2 项指标差异较大,满意度评价中差异更大,在宗祠建筑、历史古迹、果园景观、农田景观和村落格局 5 项指标存在分歧,改进策略上,则有 6 项指标发生冲突。乡村景观和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要兼顾两者的利益需求,合作共赢,这也正是本文选取双视角

的理论根基。

本文指出了山下阳村乡村景观的改进策略。对于游客和居民改进策略一致的要素,遵循两者的共同意愿就能实现旅游者旅游需求和居民经济获益的“双赢”。对于改进策略不一致的要素,以 $|I-P|$ (即感知差异)绝对值为参考进行讨论,其中,民居建筑的改进策略以游客组意愿为优先,农田景观、宗祠建筑、历史古迹、农耕文化和民俗风情 5 项指标则优先考虑游客组。

4.2 建 议

农田山林是乡村的基本景观元素,也是乡村旅游的重要资源,但居民和游客的绩效评价都不高。

旅游开发时一方面要坚持生态文明原则,维护生态系统和谐发展,减少农田被侵占和破碎化、防止不恰当的景观化;同时要突破以往以观光、农产品采摘为主的旅游开发模式,挖掘自然景观的潜力,打造有特色的景观,深化农业生产体验的参与度。

在文化旅游需求日益凸显的当下,游客和居民对乡村聚落建筑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敏感度均较高,然而,受地域特色和文化差异的影响游客的感知评价并不高。旅游开发在加强居民保护意识的同时,应特别重视解说系统的建设,在深入挖掘乡村地格内涵及外延的基础上提炼解说信息,提升解说词的科普性和乡村性;另一方面,产品开发注重参与性和趣味性,可开展诸如民俗体验、主题研学、考察探究等形式多样的文化旅游产品。

民居建筑既是重要的旅游景观要素,也是居民居住生活场所,开发改造时要避免因追求形式而忽略居民需求,有条件的可开展建筑统计和评价,在此基础上划分重点和一般保护区,有的放矢地保护和利用。对于一些闲置的民居院落和公共空间,可以借助艺术化的手法改造和活化利用,如转变原有功能,引入多元业态等。

4.3 不 足

此外,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在调研对象上,未考虑旅游从业人员、管理人员等群体的景观感知立场;以山下阳村单一村庄为单个案例,理论严谨性和实践可行性有待验证;当前分析方法难以消除重要性评价中受到的满意度影响等。这些有待后续研究,以建立一套更完善的乡村景观保护与开发评价模型。

参考文献:

[1] 孙艺惠,陈田,王云才. 传统乡村地域文化景观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08, 27(6): 90-96.

[2] 郑文俊. 旅游视角下乡村景观价值认知与功能重构: 基于国内外研究文献的梳理[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3, 32(1): 102-106.

[3] 邓明艳,曾菊新,余斌,等. 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景观格局变迁与优化[J]. 生态经济, 2010, 26(2): 82-86, 97.

[4] 范建红,魏成,李松志. 乡村景观的概念内涵与发展研究[J]. 热带地理, 2009, 29(3): 285-289, 306.

[5] 谢花林. 乡村景观功能评价[J]. 生态学报, 2004, 24(9): 1988-1993.

[6] 王云才,刘滨谊. 论中国乡村景观及乡村景观规划[J]. 中国园林, 2003, 19(1): 55-58.

[7] 牛广元,孙丽娜,董爱晶,等. 乡村景观规划设计理论与实践研究[J]. 中国农学通报, 2017, 33(24): 129-136.

[8] 范建红,朱雪梅,谢涤湘. 城市蔓延背景下的乡村景观生态安全影响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16, 23(11): 11-16.

[9] 倪凯旋. 基于景观格局指数的乡村生态规划方法[J]. 规划师, 2013, 29(9): 118-123.

[10] 王云才, Patrick M, Brian K. 文化景观空间传统性评价及其整体保护格局: 以江苏昆山千灯一张浦片区为例[J]. 地理学报, 2011, 66(4): 525-534.

[11] 王南希,陆琦. 乡村景观价值评价要素及可持续发展方法研究[J]. 风景园林, 2015(12): 74-79.

[12] 陈慧雯. 传统村落景观感知评价研究: 以湖北省咸宁市刘家桥村为例[J]. 城市建筑, 2020, 17(13): 12-17.

[13] 邵钰涵,刘滨谊. 乡村景观的视觉感知分析[J]. 中国园林, 2016, 32(9): 5-10.

[14] 尹寿兵. 古村落旅游者文化景观感知分析及对策研究: 以安徽宏村为例[D].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 2007: 14-17.

[15] 程丽萍,李仁杰,傅学庆,等. 旅游景观感知度计算模型设计与实现[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7, 33(3): 59-65.

[16] 焦议. 基于居民游客感知的党家村古村落景观保护与开发研究[D]. 杨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9: 9-11.

[17] G órka A. Visual capacity assessment of the open landscape in terms of protection and shaping: case study of a village in Poland[J]. Sustainability, 2020, 12(16): 6319.

[18] Van Zanten B T, Zasada I, Koetse M, et al.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assess the contribution of landscape features to aesthetic and recreational values in agricultural landscapes [J]. Ecosystem Services, 2016(17): 87-98.

[19] Sowińska-Świerkosz B, Soszyński D. The index of the prognosis rural landscape preferences (IPRLP) as a tool of generalizing peoples' preferences on rural landscape[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9, 248: 109272.

[20] 范建红,梁肇宏, Steven B E.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乡村景观研究的脉络走向及启示[J]. 地理科学, 2020, 40(4): 590-598.

[21] 郑文俊. 基于旅游视角的乡村景观吸引力研究[D]. 武汉: 华中农业大学, 2009: 71-74.

[22] Martilla J A, James J C.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77, 41(1): 77-79.

[23] Chu R K S, Choi T. An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of hotel selection factors in the Hong Kong hotel industry: a comparison of business and leisure

travellers[J]. Tourism Management, 2000, 21(4): 363-377.

[24] 谢丽佳, 郭英之. 基于 IPA 评价的会展旅游特征感知实证研究: 以上海为例[J]. 旅游学刊, 2010, 25(3): 46-54.

[25] 周永博, 魏向东, 梁峰. 基于 IPA 的旅游目的地意象整合营销传播: 两个江南水乡古镇的案例研究[J]. 旅游学刊, 2013, 28(9): 53-60.

[26] 罗文斌, 雷洁琼. 基于 IPA 方法的乡村旅游景观质量评价研究: 以长沙市为例[J]. 湖南社会科学, 2020(4): 91-98.

[27] 章晶晶, 陈波, 王丽娴. 旅游开发背景下的乡村性评价体系构建[J]. 浙江农业科学, 2017, 58(3): 412-414.

[28] 高燕, 郑焱. 凤凰古城景观真实性感知比较研究: 基于居民和旅游者视角[J]. 旅游学刊, 2010, 25(12): 44-52.

(责任编辑:康 锋)